



家规

三娘 著

在豪门大户吕家堡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妻妾之争，堡主大雪天只身赶出了大门，那夫人昏倒在雪地里。幸被莲了奸人的恶谋，在丈夫死前重回了吕家堡，使儿子吕三年后就灯尽油枯撒手人寰。六岁的吕永志，伴着对母亲的思念，麻雀变凤凰，才貌双全，从根上阻止了吕家清白的正室出，吕氏之家业，能由嫡出子孙承继。如正室无子而妾侍生男，则当留子弃母。妾侍永远不可扶正，庶子不得参加宗祠祭祀，不得在族谱中留名。那条家规被他刻在牌匾上，悬挂在吕氏宗祠里。

偏听偏信，吕永志，十三年后，她携子告状，滴血认亲，终于揭穿了这夫人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之后，又为重振吕家堡耗尽了心血，法自拔，夜夜抱着母亲的遗物啜泣到天明。这些卑微低下的贱人不安于命，不守于其份，妄想攀上高枝，一样的惨剧在他的后嗣子孙身上发生。

领有了一条家规：

家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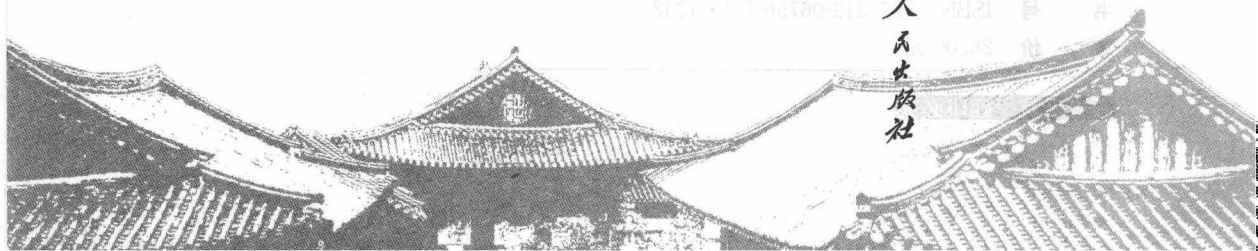
JIAGUI

三娘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家规 / 三娘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219-06756-7

I. 家… II. 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168185 号

监 制 彭庆国
责任编辑 袁 铭
美术编辑 梁殊萌
责任校对 唐柳娜 周娜娜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sh.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43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756-7/I·1232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楔子 / 1

每个吕氏嫡系子孙娶亲的前一日，必须进到宗祠内，在铜牌之前长跪，高声诵读家规十遍，以表明牢记祖宗的教训。

第一章 枸杞乌鸡汤 / 5

秋菊强忍着反胃，喝了一小口，努力地往下咽。一阵强烈的恶心又涌了上来，她再也忍不住了，哇地呕了起来。两手一松，汤盅掉到了地上，打了个粉碎，鸡汤也撒了一地。

第二章 星眸惹祸殃 / 10

吕正龙的眼睛时常暗中盯着秋菊的身影打转，他极想再看到那日一闪而过的那双明亮的眼睛。可几天下来他失望了……

第三章 五十鞭子 / 16

夏日单薄的衣衫哪里阻挡得了如此猛烈的鞭打，才几鞭子下来，秋菊的衣衫就被打得裂开了一道口子，丝丝的鲜血渗了出来。

第四章 巧设妙计 / 23

林月娥听了丈夫的话，撇了撇嘴，“哟，看把你吓得。要没个十全的谋划我也不敢将这个虎须呢。”

第五章 金凤求情 / 28

“为什么？这丫头不知廉耻，辜负了你平日的信任，你还为她说情吗？”虽然金凤的话正合了她的意，可她还是故意这样问道。

第六章 催生草 / 33

王婆犹豫了半日才吞吞吐吐地说：“办法倒是有一个，不过……”

林月娥急了，抓住了她的手臂，用力地摇了摇，“有什么你还不快说！”

第七章 重回鸾仪园 / 38

突然一股熟悉的香气扑鼻而来，那是月季花的甜香，秋菊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她生活了快五年的鸾仪园……



第八章 移花接木 / 44

那冯稳婆刚想松口气，眼睛一瞥，只见那婴儿身上不但沾满了鲜血，其中还掺杂着菠菜汁般碧绿的羊水，小脸也是青青的，不禁脱口而出道：“哎呀，不好，这孩子要保不住了。”

第九章 失心疯 / 50

这次金凤听到“儿子”两字时，突然哇的一声哭闹了起来，她双手挥舞着直喊：“我的儿子啊，我的儿子啊，啊呀，了不得了呀，我的儿子死了啊，谁来救我的儿子呀！”

第十章 相守之乐 / 57

秋菊最开心的就是弯着腰牵着他那柔嫩的小手，一步步在花园里走着，听着他用娇软稚嫩的嗓子拖着长音叫着“奶……娘”。这每一句的叫声都在秋菊的心里开起了一朵花……

第十一章 天花喜豆 / 64

他又翻开了孩子的眼皮看了看，点点头转过身来，脸上硬生生地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朝着吕夫人拱拱手道：“恭喜太太，小少爷是见了喜了。”

第十二章 夜半毒谋 / 70

吕夫人又重重地叹了口气，“也不是我心狠，为了吕家的名声，也顾不得这许多了，只要今后好好疼那个孩子，也算是对得起他的亲娘了。”

第十三章 生离死别 / 77

此刻，在秋菊对生命已无法留恋的时候，她决心用尽最后的一点力量，为儿子筑起一道挡风遮雨的墙，哪怕是一道低矮的土墙。

第十四章 少爷的怪病 / 84

可就在全府上下喜气洋洋的时候，吕大少爷却病危了。这场病来势极凶，前后不过一个来月的时间，他已是卧床不起，水米不进，奄奄一息的了。

第十五章 天齐庙的神签 / 89

“这是我前天到天齐庙烧香，在神前求来的灵签。庙里的大师父解说道，宏儿他是冲犯了土魅山魃了。”

第十六章 谭秀才 / 94

“自古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我明白，你是怕绣儿将来守不住，会红杏出墙，污了你吕家的门楣是吧？”

第十七章 冲喜 / 100

此时绣儿的眼中那和合二仙脸上的笑容之中似乎掺杂着悲悯和嘲笑，墙上的喜字在红光的映衬下竟然显得有些狰狞……

第十八章 重遇奶娘 / 107

“小少爷，你有着一双和你娘一模一样的眼睛啊，是那么明亮，就好像寒夜里的星星……”喜鹊的思绪似乎回到了很多年以前。

第十九章 桑桥知身世 / 113

喜鹊深深地吸了口气，把涌上来的鲜血吞回了腹中，“小少爷，我时间不多了，趁我还有一口气，我要将你亲娘的苦情全部告诉你。”

第二十章 无处觅孤坟 / 118

吕宏涛此时犹如万箭穿心，明知道亲娘就葬在这里，但却无法找到娘的坟墓，连扑在娘亲的坟上痛哭一番也不能。

第二十一章 一语惊醒梦中人 / 123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原来自己以为最好的那种办法，既不能为亲娘申冤，还辜负了亲娘为了自己能扬眉吐气、昂首挺胸地活在这世上付出了性命的那一番苦心，真是愚蠢之极的举动。

第二十二章 大病初愈 / 128

啊的一声从他的口中传了出来，而这声音在吕老夫人的耳朵里听起来简直就像天籁一般，屋子里的众人也都松了口气，不由得念起佛来。

第二十三章 祠堂里的誓言 / 133

“祖先在上，不肖子孙吕宏涛在此拜上。”说到这，吕宏涛牙齿缝里发出了哼哼的几声轻笑，“我想这位先祖一定不想在这见到我这个低贱的子孙吧……”

第二十四章 凤啸阁里的冤魂 / 137

等珍珠等人明白过来追到那院子里时，只听得井边扑通一声，人已没了踪影。就这样，凤啸阁里少了个可怜人，西山坡上多了个冤死魂。

第二十五章 娥皇与女英 / 145

薛氏见她没怎么生气，就说了起来：“我想呢，宏儿不是也可以娶两个妻子的吗？那不妨让芳琼委屈点，一起嫁过来好了，娥皇女英也是一段佳话呢。”

第二十六章 小别重逢 / 151

一见绣儿进来了，他马上把眼光转向了她。这一转就如同磁铁般被吸住了，而绣儿的眼光也被那张床上的吕宏涛给吸引过去了。

第二十七章 书房伴读 / 157

吕宏涛见她笑了，很高兴，于是就在纸上写下了大大的“绣儿”两个字，“我知道，是这

两个字吧。好了，绣儿，从今天开始我要教你读书写字。”

第二十八章 松鹤上寿图 / 163

让吕宏涛诧异的是，这分明是一幅还未上色的工笔画，可绣儿却说她要绣它，难道这画还有不用笔描而用针线绣成的吗？

第二十九章 绣红裙 / 169

吕老夫人是何等人，只一听就明白了薛氏的意思。她摇了摇头，喟然长叹，心里暗想，这人用心极深，这计也太毒了……

第三十章 送参汤 / 175

事情并非吕老夫人所料想的那样，绣儿会因为她的关心和那参汤就好起来，适得其反的是，她的情形更差了。

第三十一章 绣儿的哀怨 / 180

吕宏涛忍不住了……看着那苍白消瘦、一脸疲惫的绣儿，一字一顿地问道：“绣儿，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第三十二章 复仇的棋子 / 186

虽说他对绣儿是满怀情意，决意要和她白首偕老，也知道唯有他才能护着这个可怜的女孩。可面对亲娘的怨恨，吕宏涛决定先牺牲一下绣儿，先把她当做一枚复仇的棋子。

第三十三章 书房诉真情 / 192

“好绣儿，真的多亏了你，我才又活了过来，才能有朝一日为我娘表明冤屈，废了这可恶的家规！”他又把自己如何在祠堂发誓和日思夜想着早日接过吕家堡的大权等等都告诉了绣儿。

第三十四章 书房、洞房 / 197

绣儿见总算是行完了礼，又听吕宏涛说是夫妻了，不知怎么，那人顿时就软得像面条一般，被他那么一拉，就倒在了吕宏涛的怀里。

第三十五章 京城的坏消息 / 203

添福儿看到彩蓉只说了一句话：“快禀告老太太，老爷他下了天牢……”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了。

第三十六章 夜誓 / 208

“好绣儿，别担心，一切都会没事的……要是这事一时办不好的话，我就想办法把你接到京城里去，你且安心在这等着我。”吕宏涛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绣儿，并信誓旦旦地许下了诺言。

第三十七章 离别 / 213

等吕宏涛的身影消失在门的那边，绣儿只觉得连日头也被他带走了一样，眼前一片灰

暗，人晃悠悠就要往后倒去，幸得彩蓉一把扶住。

第三十八章 毁信起恶 / 219

薛氏边笑边指着那堆碎纸说：“是这个吗？就这堆碎纸，把它烧成了灰你说它还是信吗？”说着点起一根蜡烛，把那些撕碎了的书信点着了。

第三十九章 惊人的消息 / 223

谁知那老大夫诊完脉以后却说了句让所有人都大为吃惊的话来：“这位姑，这位奶奶是有喜了。”

第四十章 审问绣儿 / 227

听了大太太的恐吓后，绣儿非但没有畏缩，反而用比先前更大的声音说：“是大少爷的孩子，我们已经拜过天地，圆房了。”

第四十一章 铜戒指 / 231

绣儿从衣襟里拿出了那个铜戒指，捧在手里，向上举着对老太太说：“老太太，大少爷临走时给了我这个，说有了它，老太太自会明白。”

第四十二章 重获生机 / 238

绣儿在握住了铜戒指的那一刻，浑身一颤，那手紧紧地握住了，似乎再也不愿放开，而人却慢慢平静了下来，脸上好像露出了欣慰，渐渐地睡得安稳起来。

第四十三章 弄巧成拙 / 244

所以她以为吕宏涛是为了不让自己受罪才会改变初衷，答应娶那个薛芳琼的，绣儿的心里对吕宏涛不是怨恨而是感激。

第四十四章 毒计 / 251

珍珠见太太被她说得低头沉思，就把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太太，要不我们来个调虎离山计吧，把那个阿静引开就好了。”

第四十五章 绣儿遭难 / 255

她那高高隆起的肚子碰到椅子腿上。随着一声惨叫，人就晕死了过去，很快，就见她的身下有血水流了出来。

第四十六章 女儿的降生 / 260

彩蓉不相信似的看看稳婆，稳婆也是很无奈地点点头，“是个女娃娃。”彩蓉登时觉得脑袋嗡的一声大了起来。

第四十七章 非常手段 / 264

这法子很残酷，但确实有效。绣儿昏迷后，阿静等有什么办法也想过了，可就是叫不醒

她，稳婆这毒辣的一招，硬生生地把她从昏迷中疼醒了过来。

第四十八章 重孙子 / 269

“孩子要生了！”这话就像一碗加了料的人参汤，给她增添了力量，她用尽最后的力气使劲地一挣扎，然后两眼一翻，头一歪，昏死了过去。

第四十九章 王大夫 / 275

王大夫看到了绣儿之后，心里的沉重难以形容。哪里是什么有病，这分明也就还只有一口气罢了，看来自己不过是应个景的事了。

第五十章 名分和面子 / 282

“看来绣儿得给她先定个名分才好，要不然真有什么的话，怕是她也会走得不安。就是她好了，亲戚朋友处也得有个交代啊。”

第五十一章 一语成讖 / 290

“当日你是怎样救的我，今日我也怎样做！可我听了你的话，活了下来，你也要听话啊，也要活过来啊！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

第五十二章 夹色伤寒 / 296

叶天凌点点头：“那好，你可实说，你家少爷有没有去过那些花街柳巷，或者招过什么女人来过夜吗？”

第五十三章 残菊图 / 301

残菊图！这三个字就像一把重锤砸在了吕宏涛的心上，原来绣儿竟是为了保护这幅残菊图才遭到了不幸，那看来她并不是难产那么简单，其中必有缘故。

第五十四章 疯子和失忆人 / 306

吕宏涛看着他副狼狈样子，伸手按了按胸口，隔着衣服隐约地摸着那幅残菊图，心里默地对娘亲说道：“娘啊，你看，这恶人也有今天！娘啊，你的冤屈儿子不会忘记！”

第五十五章 菊花祭 / 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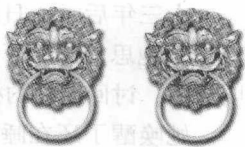
吕宏涛自己一掀门帘走了进来，后面还跟着两个丫鬟抬着一个很大的物件。吕宏涛一进门，就高声叫了句：“奶奶，秋菊来了！”

第五十六章 周岁宴 / 318

吕宏涛换了个大酒杯，往空中扬了扬，大声地喊道：“祖先在上，我这个不肖子孙来应誓了。当年你当了堡主立下的这个荒唐无道家规，今日我这个堡主要废了它！”

尾声 / 324

她张开双臂把两个孩子紧紧地搂在了怀里，亲了这个又亲那个，不住地叫着：“冬生、腊月！腊月、冬生！”



渤海城，吕家堡。

明万历年间，关东采参客吕天雄在长白山中找到了几株上百年的极品七叶老参，一夜暴富。随后他辗转来到了渤海城，建起了吕家堡。

他的后世子孙，读书上进，出仕为官，倒也出过几个头面人物。等大清入关，明朝灭亡之后，堡主吕其英内心不肯臣服于满人，便隐于乡间，不再为官，并教导儿孙不以功名为重，开始经商。几代下来，吕家的事业越做越大，茶庄、绸缎铺、珠宝玉石行开了二十几处，成了渤海城的首富。

家大业大了自然是妻妾众多，儿孙满堂。内中钩心斗角、你争我夺之事也就不免时有发生。到康熙年间，堡主吕维海极其宠爱一个小妾，当时他尚无子嗣，恰巧妻妾二人同时怀孕，那妾侍便勾结管家，污蔑夫人与账房先生有染，说她红杏出墙，腹中的孩儿不是堡主之种。那吕维海听信了爱妾的一面之词，也不容妻子辩解，在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的那一天，把已有八九个月身孕的妻子只身赶出堡去。

那女人又是凄苦又是悲愤，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一脚深、一脚浅，艰难地走着，身后的雪地上留下了两行歪歪斜斜的脚印。她仰天长呼：“苍天啊，你为什么不开眼啊？”双腿一软，晕死了过去。

老天垂怜，幸得附近莲花庵的尼姑静慈师徒路过此地，救了她一命。等把她带回了庵中，那夫人因动了胎气，孩子要提早出生了。苦苦挣扎了几个时辰，她产下了一个男婴，孩子虽不足月，倒还母子平安。

她怀抱着儿子，想到自己如今是有家回不得，这苦命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亲爹疼爱，不由得悲从中来，泪如雨下，哭得是肝肠寸断。

变卖了头上的金钗，静慈师太替她在附近置了间小茅屋。她白天纺纱织布，托人去集市卖了度日，晚间经常抱着儿子流泪到天明。

再难的日子也总是会慢慢地过下去，看着儿子牙牙学语，蹒跚学步，一天天长大，她觉得生命里有了新的希望。

从儿子三岁开始，她就借了庵中的佛经，教他认字。儿子八岁那年，她用积攒下来的钱，送儿子到附近的学馆读书。从此，吱吱呀呀的机杼声伴着稚嫩的读书声夜夜响到三更。

她时常凝视着儿子那酷似其生父的脸庞，在心里起誓，终究有一天，她要讨回自己的清白，要让儿子昂首挺胸地活在这世上。

面对儿子因思念父亲而提出的问题，她总是含糊其辞，不愿让孩子过早地知道那悲惨的往事，更怕他忍不住冲动而惹下杀身大祸。

十三年后，一日她从莲花庵的女尼那里得知，那吕维海身患重病，已是危在旦夕了。她思前想后了大半夜，决定赌上一把。因为她怕他一旦离世，她就失去了辩明冤屈，讨回清白的机会了。

她唤醒了还在睡梦中的儿子，把一切都告诉了他，边说边流泪，到最后母子俩是抱头痛哭。她让儿子写好了状子，天刚蒙蒙亮，母子俩就出门到县衙去击鼓鸣冤。

这一次，幸运之神眷顾了他们，他们遇到了一个清正廉明的好官。

郭县令手里拿着那张由斑斑血泪写成的状子，看着跪在堂前的母子二人，心中顿时义愤填膺。世上竟有那样的奸徒，人间竟有如此的惨事！他定要查明事实，为这母子俩讨回公道。

郭县令将母子俩安置在县衙宿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便带着他们及差役、仵作等人打道前往吕家堡。

吕维海病重后，吕家堡便由那个从妾侍扶正的“吕夫人”当家。府中的管家原本就是她的心腹。她的儿子成了即将要继承家业的吕大少爷。

一听知县大人到来，管家忙陪着少爷上前迎接。当看到走在知县身后的母子俩时，他不由得大惊失色。他认出了那女的是当年被赶走的“旧”夫人，而那少年和老爷是如此相像。他知道大事不好，连忙遣人到内院报与“夫人”知晓。

郭县令不顾管家百般推托，执意要请出吕老爷来。管家无奈，只得用软榻将那中风了的吕维海抬到厅上。只见他果真是眼斜嘴歪，身子瘫痪。

郭县令便将母子俩告状的事讲了一遍，然后说：“既然有这等事情，本官定要查个明白，辨出是非。此事关乎伦理纲常，既不能冤屈了无辜之人，更不能让那奸邪之徒的阴谋得逞。”

随后县令便吩咐仵作过来替吕堡主和那少年滴血认亲。

两人的鲜血滴入了装满清水的铜盆之内，厅上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盯住那铜盆，只见那两滴血在水中慢慢化开，又渐渐融合在一起。

“禀告大老爷，这两人确是亲生父子。”仵作说出了最终的结论。

“吕老爷，你可听到了。他确实是你的亲生儿子。”郭县令对吕维海说着，但他的眼光却是扫过管家等人。

吕维海看来神情激动，嘴里哼哼呀呀地似乎在说些什么，但他口齿不清，说的话已是无人能懂。

“就算是老爷亲生的又怎样？当年她红杏出墙也是真的。”管家犹作困兽之斗地说道。

郭县令被他这么一说，一时间倒也难以作答。他一眼看到了在吕维海身边的吕少爷，心里忽地一动，“来人，再让这位吕少爷和吕老爷也来认一认。”

厅里所有人的目光又再次集中到那个铜盆上面来了，而这次两滴血同样各自化开，却并没有再度融合在一起。不用仵作多说，大家也知道是什么结果，几乎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

郭县令一拍桌子，对“吕少爷”厉声喝道：“哪里来的狂徒，竟敢冒充吕少爷！”

扑通一声，大家看时，原来那管家双腿一软跌坐在地上。而那才十三岁的“吕少爷”，还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郭县令吩咐差役将两人拿下，又叫人去找那“夫人”前来问话。

早在管家派人到内院禀告了“夫人”之后，那“吕夫人”心里就极其不安。她悄悄来到了大厅，躲在屏风后面偷听。当听到要“儿子”滴血认亲时，她知道已是大势所去，转身奔回了自己的房间。当差役们打开房门时发现，那“吕夫人”早已悬梁自尽了。

公堂之上，管家犹是百般狡辩，但在三木之下哪有不招之理，遂说出了当年的恶行。

原来，当年两人设计将“旧”夫人赶走之后，那妾侍实指望等生下了儿子，可以母凭子贵，坐上堡主夫人的宝座。可天不从人愿，生下的却是个女儿。好在他们事前已有准备，使了个偷梁换柱之计，买通了产婆，将在外找来的男婴悄悄换走了女婴。吕维海并不知情，果然将她扶上了正室之位。

管家以奴欺主被判了绞监候，那假少爷自然是被赶出了吕家堡。

吕夫人携子重回吕家堡，十三年了，自己终于讨回了清白，儿子也终于认祖归宗，心中是百感交集。吕维海本来已经奄奄一息，又受此沉重打击，在得认亲生儿子的三天之后，便在悔恨之中一命呜呼了。

吕夫人担起了一家之主的重任，十三年的苦难使她变得坚强起来。为了让儿子顺利接掌吕家堡，她夙兴夜寐，百般操劳。为了不让儿子忘却当年的苦痛，她给儿子起名叫吕永志。

可十三年的痛苦折磨，早已使吕夫人的身体不堪重负。重振吕家堡，又耗尽了她的一腔心血。就在吕永志刚满十六岁那年，吕夫人终于油尽灯枯，撒手归西了。

吕永志终日沉浸在丧母之痛中无法自拔，每当午夜梦回，眼前便浮现出母亲的样子，耳畔犹响起那吱呀吱呀的纺车声。他再也无法入眠，总是抱着母亲的遗物啜泣到天明。

对母亲的思念愈深，吕永志心里的仇恨也愈深。在母亲的教导下，对于父亲他还只是心存一份怨气，怨父亲的薄情寡义、耳软心活。但对于那两个奸徒，他是恨不得食之肉，寝之皮。

痛定思痛，吕永志认为这一切都是那些卑微低下的贱人不安于命、不守其分，妄想攀上高枝，麻雀变凤凰，才造成如此恶果。

他决心要从根上阻止这样的惨剧在他的后嗣子孙身上发生。

在吕永志二十岁那年，在他头生儿子的周岁宴上，他颁布了这样的家规：

“但凡吕氏子孙，娶妻无论贫富，须要家世清白，正室所出。吕氏之家业，只能由嫡出子孙承继。如正室无子而妾侍生男，则当留子弃母。妾侍永远不可扶为正妻。庶出子孙不得参加宗祠祭祀，不得在族谱中留名。”

他还在离吕家堡五里之外的地方建起了吕家庄。把族中庶出子弟全部迁出了吕家堡，安置在了吕家庄。

那条家规被他刻成了铜牌，悬挂在吕氏宗祠的墙上。

吕永志自母亲死后，性情大变，从曾经的天真温和少年，变成了一个凶残暴虐之人。

他仗着财势，广蓄姬妾，却只是将她们作为泄欲的工具，肆意践踏蹂躏。若稍不如他意，轻则鞭打，重则关入黑屋子里囚死。对于家中奴仆，法度更是严厉，他定出了多如牛毛的堡规。如稍有触犯，则严惩不贷。

他将对那两个迫害他们母子的奸人的仇恨，全部发泄到了这些无辜的人身上。唯有这样的发泄，才能稍解他思母之苦，使他心里能够畅快。在吕家堡里，他成了人们望其影子而胆寒，听其声音就心惊的魔头。

在接下来的上百年里，吕家堡的历任堡主虽不像吕永志那么残暴，但那条家规一直流传了下来。

每个吕氏嫡系子孙娶亲的前一日，必须进到宗祠内，在铜牌之前长跪，高声诵读家规十遍，以表明牢记祖宗的教训。



吕家堡的财势是越来越大，店铺、机坊更是开到了京城和苏杭等地。但吕家子孙却是人丁不旺。到了吕正龙父亲这辈，嫡系正出的只有兄弟两个。为了尽快地开枝散叶，两人相继早早娶妻成婚。

大堡主的妻子果然不负众望，两年后生下了一个男婴，就是吕正龙。可二堡主的妻子进门四年，却一直没有生养。在吕正龙五岁那年，那弟兄两人同去苏杭的店铺巡视。在游太湖时，坐的船沉没，两人同时落水身亡。

噩耗传来，吕家堡里顿时布满了愁云惨雾。大夫人虽然才二十四岁就成了寡妇，但她到底还有个儿子可以依傍。二夫人无儿无女，二十一岁的青春年华就要独守空房，孤苦地度过那漫长的人生。

二夫人为了排遣心中难耐的凄凉寂寞，请求掌握着堡主大权的嫂子让她从吕家庄的庶出子孙中，挑选一个作为螟蛉义子，好膝下承欢。但大夫人断然拒绝了她的请求，说祖宗家法在那里，有谁敢违？等有了孙子自然会挑一个来承继二房，不需那些贱种为嗣，二夫人没了指望，抑郁成疾，没几年就魂归了离恨天。

吕夫人为了早日抱上孙子，在吕正龙十七岁时就为他娶了自己的内侄女为妻。无奈天不从人愿，那薛氏过门了好几年，肚子却一点动静也没有。吕夫人心里着急，又是寻找各类偏方，又是烧香求佛，可五年过去了，别说是儿子就是女儿也没得着一个。吕夫人无奈，只得按着兼桃的习俗为儿子娶了二媳妇米氏。

米氏的肚子倒还很争气，嫁过来不到一年就有了身孕。这下吕夫人真是喜上眉梢，把她视作了珍宝，忙吩咐厨房好汤好水地补养，又把新落成的庭院给她居住，取名为鸾仪园，和那旧有的凤啸阁遥遥相对。

谁知刚开心了几天，米氏就小产了。吕夫人那感觉就好像一下子从云端里掉到了地上。她连忙请医用药，百般调治，又在佛前烧香许愿，求菩萨保佑米氏早日康复，好能够再度怀孕，为吕家延续香火。

皇天不负苦心人，一年半之后，鸾仪园里又传出了好消息，米氏再度怀孕了。这下吕夫人大为紧张，连连嘱咐她小心保养，连每日的晨昏定省也都免除了，还在鸾仪园内另设了小厨房，专门为她熬炖汤水补品。

眼看着米氏的肚子一点点地鼓了起来，吕夫人心里的喜悦也是越来越大，就连在做梦的时候都梦见自己抱着那白胖胖、肉团团的宝贝孙子笑醒过来。

天有不测风云，一天深夜，米氏的丫鬟急匆匆地跑来禀告，说米氏腹中剧痛，并已见了红。吕夫人这一急非同小可，连忙赶过去看视，并打发下人星夜赶到城里请来了大夫和稳婆。虽然经过尽力救治，但米氏已怀了五个多月的胎儿还是没能保

住。

吕夫人、吕正龙正坐在鸾仪园的小客厅里焦急地等着消息。当听到稳婆来报说落下的是一个已成形的男胎，且产妇的身子大大受损时，两人顿时觉得如遭五雷轰顶一般，两腿一软，双双跌坐在椅子上。

吕正龙一把抓住那稳婆的衣襟，厉声喝问道：“这到底是怎么搞的？！”面目狰狞，如同恶鬼一般。

稳婆被唬得魂不附体，两腿一软，扑通跪在了地上，结结巴巴地说：“大……大少爷……这……这……这可不干我的事，这不干我的事啊！”

那吕夫人虽说也是又气又急，恨不得立时找出祸根缘由来，可她毕竟是这堂堂吕家堡的当家人，比起那冲动冒失的儿子来自是沉稳了许多。她明白此事和稳婆绝没关系，也怕吓昏了她就更说不清了，所以便拦住了儿子：“好啦，先让她起来慢慢说吧，你还是去书房陪那大夫去吧，也好听听该如何调养呢。”

吕正龙被母亲一拦阻，神志也清醒了不少，遂转身往书房走去，可他心里的那股子火没发出来是憋得难受，正巧看见小丫头手里端着茶盘呆呆地立在门口，这下他找到出气筒了，怒骂一声：“瞧什么，滚！”照着心窝子就是一脚，把那小丫头踢得一个跟头跌出了四五步远，口中狂喷鲜血，一条性命是十成里去了七成。

那稳婆回去的时候，正遇见两个仆妇在往外抬着那丫头出去。只见那丫头是面如白纸，双目紧闭，嘴角的鲜血还在往下淌着，眼见是出的气多，进的气少。稳婆心头如有十七八头小鹿在狂奔一般，心都快跳到喉咙口来了。她用手重重地按着胸口，长长地出了口粗气，快步如飞地跑出了吕家堡。她回到家后，一连几日噩梦不断，梦中尽是吕大少爷那凶神恶煞的模样。

吕夫人清楚这次米氏的小产非同小可，不光是失去了一个未出世的宝贝孙子，而且米氏由于失血过多，人也极度虚弱，若不好好保养，怕转成血崩之症。

吕夫人和吕正龙两人为此都是气急败坏，整日里在府中打鸡骂狗，寻人的不是，最终将此事归罪于米氏身边伺候的人身上，以待奉不周为名把鸾仪园的管事仆妇责打了开革逐出府去，连那米氏的贴身大丫鬟春兰也被打发到吕家庄里配了人。

米氏接连两次怀孕最终胎儿都没保住，心里十分痛苦、沮丧。加上这次小产后又下红不止，她担心自己身子亏了今后是否能再怀孕，伤心之余又添了焦急，整日里忧心忡忡，抑郁寡欢。尽管每日里汤药补品调养，下红也慢慢地止住了，并没转成血崩之症，可人还是虚弱不堪，缠绵病榻了年余才慢慢好了起来。

吕夫人的心情更是相当糟糕，两次希望的破灭给了她极大的打击。她感觉到是家门不幸、流年不利，恐怕有戾气邪祟在作怪，于是便到处烧香求神，打醮设坛，并在家建起了小佛堂，花巨资从普陀山请回了观音菩萨来供奉，每逢初一、十五便在里面斋戒诵经，祈求菩萨早日使他们吕家有后。

为了能早日使吕家有后，吕夫人多方寻觅各种秘药偏方，找来了许多的调经种子丸让两人服用。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两年之后中秋佳节时，鸾仪园里又传



出了好消息，米氏第三次有了身孕。这下吕夫人既高兴又担心，为了防止前两次的不幸再次发生，她打算把米氏接到自己的楼里亲自照料。

当米氏再度怀孕的消息送回她的娘家后，隔日她嫂子林月娥就来到吕府探望小姑子。在见过吕夫人后，月娥便主动要求留在府里陪伴米氏到她生产。这下吕夫人真是大喜过望，连忙应允。米氏有了她娘家嫂子来作陪，自己就大可放心了。

于是，林月娥便住进了鸾仪园，照料起了米氏的饮食起居来。

米氏的小名叫金凤，娘家也在渤海城里。她自幼父母双亡，靠兄嫂抚养长大。他哥哥米有富在城东开着一家规模不大的绸缎铺，还有一家小小的机坊，与吕家堡相比也只能算是小户人家。当听说吕家大少爷要娶二房奶奶时，他觉得这是个大好的机会。要是妹子能嫁到吕家堡，那一家子的富贵荣华就唾手可得了。他便许了那媒婆十分的好处，让她在吕夫人的跟前说了不少好话。吕夫人听说米金凤长得是脸圆臀丰，好一个宜男之相，便欣然决定了亲事，择吉把那米家小姐娶了进门。

那米有富自从妹子嫁进了吕府之后，这几年真是财运亨通。仗着吕家的帮扶，不但绸缎铺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多，他还当上了吕家在京城、苏州两地十几处丝绸店铺、机坊的总管。这下夫妻俩更把这妹子当做了活财神来看待。

金凤头一次怀孕，米有富夫妻俩就欣喜万分，盼着妹子早日为吕家生下个承继家业的长孙来，那样米家就能沾上更多的光。没想到妹子一连两次怀孕都没能把胎儿保住，两人在失望之余不免起了疑心。想那富贵大户人家，表面上是那样光鲜体面，背地里龌龊肮脏之事绝少不了，妹子莫非遭人暗算不成？便嘱咐金凤的贴身陪嫁丫鬟，若是小姐再有身孕，马上派人到娘家来报信。所以当得知金凤又有了身孕的第二天，她嫂子林月娥就急匆匆来到了吕家堡。

月娥对金凤照顾得细致入微，不但精心打点她的饮食起居，还知道那金凤由于前两次流产心里有着莫大的恐惧，闲暇时对她百般开导劝说。几日下来，金凤的精神和身体都明显好了起来。

这天夜里，月娥和金凤正相对着坐在桌旁闲聊，小厨房里的仆人送来了消夜。金凤的贴身丫鬟秋菊接过了托盘走到了桌边，金凤没等她放在桌上，就打开了汤盅的盖子。

那是满满一盅枸杞乌鸡汤，清澈的汤水之中漂浮着碧绿的菠菜，艳红的枸杞，乌沉沉的鸡肉，雪白的鸽子蛋，色彩艳丽又香气扑鼻，叫人垂涎欲滴。

谁知金凤刚闻到那气味，哇的一声，以手掩口，转过头干呕了起来。月娥连忙走到她的身边，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刚想吩咐秋菊把那枸杞乌鸡汤端出去，还没等她开口，忽地听到笃的一声，是那托盘碰击桌面的声音，同时还夹杂着一沉沉闷的呕声。月娥诧异地回过头来一看，只见那托盘被重重地放在了桌子上，盅里的鸡汤也被晃了出来。再看那秋菊，一张脸憋得通红，手足无措地站在当地。

月娥知道其中必有怪异。她且不理睬秋菊和那碗鸡汤，只是把金凤搀扶到了床上，让她舒服地靠在了大迎枕上。

月娥坐回了桌旁，若无其事地叫了声：“秋菊，这鸡汤小姐不喝了，赏给你喝吧。”

秋菊由于刚才的失态，心中早是忐忑不安，如今听了大奶奶的话，更是慌乱不已，半日才低低地回答说：“大奶奶，这是小姐的补汤，秋菊只是个丫头，哪里当得起啊？”

月娥阴阴一笑说：“不就是碗汤嘛，什么大不了的。你一直服侍小姐来着，如今又陪着小姐嫁到了吕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就一碗汤还什么当得起当不起的。”说罢，月娥突然变了脸，沉声叫道：“还不快过来，哼，难道还要我过去请你不成？！”

秋菊知道大事不好，但主子的话又哪敢不从？只得慢吞吞蹭到了桌旁，端起了那盅汤，双手抖得几乎快拿不住了，那汤也撒出了不少。

月娥又厉声喝道：“快喝，全部喝光！”

秋菊强忍着反胃，喝了一小口，努力地往下咽。一阵强烈的恶心又涌了上来，她再也忍不住了，哇地呕了起来。两手一松，汤盅掉到了地上，打了个粉碎，鸡汤也撒了一地。

靠在床上闭目养神的金凤这才看出了事情有异，她撑起身来问道：“秋菊，你怎么啦？”

月娥连忙说道：“妹子，你别操心，等我来问她。”

说罢她站起身来，走到了那跪在地上浑身发抖的秋菊身边：“你抬起头来，我看看！”

秋菊哪里敢抬头？

月娥见秋菊不动，就伸过手来，抓住了她的头发，使劲往后拉。秋菊吃痛不过只得仰起了脸。月娥盯着她看了多时，突然松了手，又坐回了椅子上。

等月娥的手一松，秋菊的头又低垂了下去，整个人就像匍匐在地上一一般。

月娥素来心思灵活，一见此情形已猜到个八九不离十了。她心中边寻思边盘算，忽然，脑海中跳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

“说吧。到底几个月了，是谁给你下的种啊？”月娥淡淡地问道。

秋菊跪在那里只是不住地颤抖，半日也没有做声。

见秋菊不吱声，月娥又接着说道：“瞧你那样，又是作酸呕秽的，难道不是有喜了？还不快老实说来。”

那金凤听这话倒吃了一惊，从床上坐起身来问道：“什么？秋菊她怀孕了吗？”

“是啊，她能瞒得过你这老实的主子，可瞒不过我这双眼睛去。”月娥盯着秋菊看。

“我明白，如今你是吕府的人了，自然不把我放在眼里。也罢，那就到你家太太跟前去分说吧。想来吕家的家规你总也知道，走吧。”说着那月娥就起身来拉秋菊。

这话让秋菊怕到了极点，她用手撑着地板，抵死不肯起来。那月娥本不过是做